
民國叢書

第二編

· 42 ·

經濟類

中國文化史

柳詒徵編著

上海書店

柳詒徵編著

中國文化史

中冊

[illegible]

第二編 中古文化史

第一章 中國文化中衰及印度文化東來之故

自太古至秦漢。爲吾國人創造文化及繼續發達之時期。自漢以降。則爲吾國文化中衰之時期。雖政治教育。仍多沿古代之法。而繼續演進。且社會事物。亦時有創造發明。足以證人民之進化者。然自全體觀之。則政教大綱。不能出古代之範圍。種族衰弱。時呈擾亂分割之狀。雖吾民亦能以固有之文化。使異族同化於吾。要其發榮滋長之精神。較之太古及三代秦漢。相去遠矣。於此時期。有一大事足紀者。卽印度之文化輸入於吾國。而使吾國社會思想。以及文藝美術建築等。皆生種種之變化。且吾民吸收之力。能使印度文化變爲中國文化。傳播發揚。且盛於其發源之地。是亦不可謂非吾民族之精神也。

治此期之歷史。所當致疑者二事。吾國文化何以中衰乎。印度文化何故東來乎。欲解此二疑問。當就種種方面推究其原因。茲舉其大者數端以明之。

(一)則壞於盜賊無賴也。秦以前。創業開國者多聖哲。秦以後。起事革命者多盜賊。盜賊無賴之徒。成則爲帝王。

固不識治國御世之道。敗則肆焚掠。尤不解保護文化之誼。故自漢以來。增進文化之力。恆不及摧毀。斃削之力之強。觀隋牛弘論書之五厄。即可推知其故。

《隋書牛弘傳》弘以典籍遺逸。上表請開獻書之路。曰。堯稱至聖。猶考古道而言。舜其大智。尙觀古人之象。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。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。太公曰。在丹書。是知握符御曆。有國有家者。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。因禮樂而成功也。周德既衰。秦皇馭寓。事不師古。始下焚書之令。行偶語之刑。先王墳籍。掃地皆盡。本既先亡。從而顛覆。此則書之一厄也。

此事須與第一編所引劉大猷焚書辨參看。實則秦書之焚。仍是項羽等盜賊所爲也。

王莽之末。長安兵起。宮室圖書。並從焚燼。此則書之二厄也。孝獻移都。吏民擾亂。圖書縑帛。皆取爲帷帳。所收而西。裁七十餘乘。屬西京大亂。一時燔蕩。此則書之三厄也。劉石遷陵。京華覆滅。朝章闕典。從而失

墜。此則書之四厄也。侯景渡江。破滅梁室。秘書經籍。雖從兵火。其文德殿內書史。宛然猶存。蕭繹平侯景。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。七萬餘卷。悉送荊州。江表圖書。盡萃於繹。周師入郢。繹悉焚之於外城。所收十幾一二。此則書之五厄也。

以官書例私家。以文籍例他事。則武人暴客。烈火利兵。實文化之大讎敵。民之憔悴呻吟於瘡痍水火者。非從容休養。不能增益其文教。從容休養數百年或百數十年。卽加以一大劫。

《牛弘傳》牛弘曰。仲尼以後。迄於當今年。踰千載。數遭五厄。

自項羽燒咸陽。至周師入梁。實七百一十年。（自西歷前二〇六至後五五四年）此七百年中。大劫五。小劫尙不可勝計。

此其所以不但不能進步。而且日見退化之故也。

（二）則壞於科舉利祿也。科舉之制。爲此時期之產物。發源於漢。而大備於唐。而其爲弊亦卽累積而不可返。史

策所載。當時之人。論列其弊者夥矣。

〔後漢書左雄傳論〕漢初詔舉賢良方正。州郡察孝廉秀才。斯亦貢士之方也。中興以後。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。榮路既廣。缺望難裁。自是竊名僞服。浸以流競。權門貴仕。請謁繁興。

魏晉以降。多用九品中正舉人。然亦常舉行州郡孝秀之制。試以策問。梁沈約嘗論之。

曰。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。孝廉答一策能過者。乃雖蟲小道。非闕理功得失。以此求才。徒虛語耳。

〔舊唐書薛登論舉人疏〕今之舉人。有乖事實。或明詔試令搜揚。則驅馳府寺。請謁權貴。陳詩奏記。希咳唾之澤。摩頂至足。冀提攜之恩。故俗號舉人爲覓舉。夫覓者自求之稱。非人知我之謂也。故選曹授職。誼囂於禮闈。州郡貢士。爭訟於黜陟。謗議紛紜。寢成風俗。

〔同上趙匡舉選議〕國朝舉選。用隋氏之制。歲月既久。其法益訛。夫才智因習就。固然之理。進士者時共貴之。主司褒貶。實在詩賦。務求巧麗。以此爲賢。溺於所習。悉昧本原。欲以啓導性靈。獎成後進。斯亦難矣。故士林鮮體國之論。其弊一也。又人之心智。蓋有涯分。而九流七略。書籍無窮。主司徵問。不立程限。故修習之時。但務鈔略。比及就試。偶中是期。業無所成。固由於此。故當代寡人師之學。其弊二也。疏以釋經。蓋筌蹄耳。明經讀書。勤勞已甚。既口問義。又誦疏文。徒竭其精華。習不念之業。而當代禮法。無不面牆。及臨人決事。取辨胥吏之口而已。所謂所習非所用。所用非所習者也。故當官少稱職之吏。其弊三也。

雖科舉考試。可以泯貴族平民之階級。然以利祿誘人。獎競召僞。大損人格。實與古代教育之義相反。夫人民止知尚利祿。而不尚道義。非獨科舉爲害也。卽行學校之制。亦足爲害。班固論漢代學校。已斥其祿利勸人。

〔漢書儒林傳贊〕自武帝立五經博士。開弟子員。設科射策。勸以官祿。訖於元始。百有餘年。傳業者寔盛。支葉蕃滋。一經說至百餘萬言。大師衆至千餘人。蓋祿利之路然也。

宋代嘗有意於學校。然亦無非以利祿誘之。

〔文獻通考〕宋熙豐復立三舍之法。不過試之以浮靡之文。而誘之以利祿之途。爲士者內恥於習業之未精。外誘於榮途之可慕。其坐學之日。自不容不久。

是學校科舉名二而實一也。論者徒謂漢以後學校科舉一本儒術。故以國家社會之不進步。歸咎儒家。實則教育之根本既歧。無論崇尚何種學術。皆不能免於腐敗也。

（三）則宗教信仰之缺乏也。吾國國民脫離初民之迷信最早。唐虞三代之聖哲。專以人事言天道。卽殷人尙鬼。有似於宗教性質。然其祭祀仍專重人鬼。無宗教家荒誕之說也。後之立國者。於政治教育。不能盡壓人望。又無宗教以資其維繫。則人心之饑渴。乃甚於原有宗教之國家。戰國以來。神仙方士之說。因之以盛。

〔史記封禪書〕自齊威宣之時。騶子之徒。論著終始五德之運。及秦帝而齊人奏之。故始皇采用之。而宋毋忌。正伯僑。充尚。羨門子高最後。皆燕人。爲方僊道。形解銷化。依於鬼神之事。騶衍以陰陽主運。騶於諸侯。而燕齊海上之方士。傳其術。不能通。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。自此興。不可勝數也。自威宣燕昭。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。此三神山者。其傳在勃海中。去人不遠。患且至。則船風引而去。蓋嘗有至者。諸僊人及不死之藥。皆在焉。其物禽獸盡白。而黃金銀爲宮闕。未至望之如雲。及到三神山。

反居水下。臨之。風輒引去。終莫能至。云世主莫不甘心焉。

而其效不可睹。

【史記封禪書】方士之候伺神人。入海求蓬萊。終無有驗。而公孫卿之候神者。猶以大人之跡爲解。無有效。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。然羈縻不絕。冀過其真。自此之後。方士之言神祠者彌衆。然其效可睹矣。

東漢圖讖占候之學。與神仙方技之說相混。

後漢書方術列傳所載。有學星占圖讖者。如唐檀公沙。穆董扶之類。有治神仙方技者。如費長房。于訓之類。

而張角張陵張魯之徒出。

【後漢書皇甫嵩傳】鉅鹿張角。自稱大賢良師。奉事黃老道。畜養弟子。跪拜首過。符水呪說以療病。病者頗愈。百姓信向之。角因遣弟子八人。使於四方。以善道教化天下。轉相誑惑。十餘年間。衆徒數十萬。連結郡國。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。莫不畢應。遂置三十六方。大方萬餘人。小方六七千。各立渠帥。訛言蒼天已死。黃天當立。歲在甲子。天下大吉。

【三國志張魯傳】魯祖父陵。客蜀。學道鵠鳴山中。造作道書。以惑百姓。從受道者出五斗米。故世號米賊。陵死。子衡行其道。衡死。魯復行之。魯據漢中。以鬼道教民。自號師君。其來學道者。初皆名鬼卒。鬼卒受本道已信。號祭酒。各領部衆。多者爲治頭大祭酒。皆教以誠信。不欺詐。有病。自首其過。大都與黃巾相似。諸祭酒皆作義舍。如今之亭傳。又置義米肉。懸於義舍。行路者量腹取足。若過多。鬼道輒病之。犯法者三原。然後乃行刑。不率長吏。皆以祭酒爲治。夷民便樂之。

其流爲孫恩盧循等。

〔晉書孫恩傳〕世奉五斗米道。叔父泰。帥事錢唐杜子恭。而子恭有秘術。嘗就人借瓜刀。其主求之。子恭曰。當卽相還耳。旣而刀主行至嘉興。有魚躍入船中。破魚得瓜刀。其爲神效。往往如此。子恭死。泰傳其術。浮狡有小才。誑誘百姓。愚者敬之如神。泰見天下兵起。以爲晉祚將終。乃扇動百姓。私集徒衆。三吳士庶多從之。會稽內史謝輅發其謀。道子誅之。恩逃於海。衆聞泰死。惑之。皆謂蟬蛻登仙。故就海中資給。恩聚合亡命。會稽吳郡等八郡。一時俱起。旬日之中。衆數十萬。於是恩據會稽。自號征東將軍。號其黨曰長生人。劉裕大破恩於扈濱。恩遠遯海中。窮蹙赴海自沈。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。投水從死者百數十。餘衆復

推恩妹夫盧循爲主。

循後亦爲劉裕所敗

要其爲術。足以惑下愚而不足以啟上智。而佛教當此時流入中國。正合於中國人心渴仰宗教之潮流。其始雖僅以神異動顛愚。

〔晉書藝術傳〕佛圖澄妙通玄術。常服氣自養。能積日不食。善誦神呪。能役使鬼神。腹旁有一孔。常以絮塞之。每夜讀書。則拔絮。孔中出光。照於一室。又嘗齋時。平旦至流水側。從腹旁孔中。引出五臟六腑洗之。訖還內腹中。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。莫不應驗。鳩摩羅什博覽五明諸論。及陰陽星算。莫不必盡。妙達吉凶。言若符契。姚興嘗謂羅什曰。大師聰明超悟。天下莫二。何可使法種少嗣。遂以使女十人。遍令受之。爾後不住僧舍。別立窟舍。諸生多效之。什乃聚針盈鉢。引諸僧謂之曰。若能見效。食此者。乃可畜室耳。因舉匕進針。與常食不別。諸僧媿服乃止。

其繼則以譯籍開慧智。語上語下。胥可起人之信仰。此則吾國由無宗教而有宗教之故也。

(四)則東西交通之適合也。吾國東南皆濱海。以航海術之未精。往往求海上新地而不得。

【三國志】孫權黃龍二年。遣將軍衛溫諸葛直。將甲士萬人浮海。求夷洲及亶洲。亶洲在海中。長老傳言。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。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。求蓬萊神山及仙藥。止此洲不還。世相承有數萬家。其上人民。時有至會稽貨布。會稽東縣人流行。

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。所在絕遠。卒不可得至。但得夷洲數千人還。

史記言求三神山者。臨之風輒引去。即緣航海術不精之故。

北方沙漠苦寒。人亦多不願往。惟西方大陸綿亙無際。城郭之國。與漢俗同。

【漢書西域傳】西域諸國。大率土著。有城郭田畜。與匈奴鳥孫異。

雖有身熱頭痛。繩行沙渡之險。

【漢書西域傳】皮山以南。國或貧小。乞食無所得。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。赤土身熱之阪。令人身熱無色。頭痛嘔吐。驢畜盡然。

又有三池盤石阪道。陔者尺六七寸。長者徑三十里。臨崢嶸不測之深。行者騎步相持。繩索相引。二千餘里。乃到縣度。畜隊未半。阮谷。盡靡碎。人墮。勢不得相收視。險阻危害。不可勝言。

然其行也有數道。

【漢書西域傳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。有兩道。從鄯善。傍南山北波河西行。至莎車。爲南道。南道西踰葱嶺。則出大月氏安息。自車師前王庭。隨北山波河西行。至疏勒。爲北道。北道西踰葱嶺。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。

按此惟指新疆一方而言。據史記西南夷傳。蜀布印竹杖。從身毒國來。則川藏間

第二章 佛教入中國之初期

印度無歷史。佛書亦不以紀年爲要。故佛之時世。言人人殊。

〔魏書釋老志〕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。譯言能仁。謂德充道備。堪濟萬物也。釋迦前有六佛。釋迦繼六佛而成道。釋迦即天竺迦維衛國王之子。天竺其總稱。迦維別名也。初釋迦於四月八日夜。從母右脅而生。旣生。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。天降嘉瑞以應之。亦三十二。其本起經說之備矣。釋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。春秋魯莊公七年。夏四月。恆星不見。夜明是也。至魏武定八年。凡一千二百三十七年云。釋迦年三十成佛。導化羣生。四十九載。乃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。以二月十五日而入般涅槃。涅槃譯云滅度。或言常樂我淨。明無遷謝及諸苦累也。

〔釋氏稽古略〕〔釋贊寧〕稽夫如來之生也。當此周昭王九年甲寅之四月八日。其出家也。當昭王之二十七年壬申之二月八日。其成道也。當昭王三十三年之戊寅。其滅度也。當穆王三十六年壬申之二月十五日。此引正宗記語

〔東洋史要〕佛教祖師名瞿曇悉達多。一作喬答摩悉達。或號爲釋迦牟尼。中印度迦維衛國今印度哥爾克波爾附近王子也。生於周靈王之十五年。約與孔子老聃同時。釋迦見人類不能離生老病死四者之苦。遂出家入山。求解脫法。新闢一宗教。力反婆羅門所爲。唱說平等主義。扶差別種姓之藩籬。謂一切衆生。不問其所自出。但能杜絕邪慾。脫離世網。即皆可於未來受無量福。以周

敬王四十三年入般涅槃。

吾國固有之佛字。惟以髮髻爲義。非以稱釋迦也。

〔說文〕佛。仿佛也。从人。佛聲。

後世附會之說。謂孔子時已知西方有佛。

〔列子仲尼篇〕商太宰見孔子。問三王五帝聖者歟。孔子皆答以不知。商太宰大駭曰。然則孰者爲聖。孔子動容有間曰。西方之人有聖者焉。不治而不亂。不言而自信。不化而自行。蕩蕩乎民無能名焉。丘疑其爲聖。弗知真爲聖歟。真不聖歟。

其言固不足爲據。卽謂西漢獲休屠王祭天金人。爲佛道流通之漸。

〔魏書釋老志〕漢武元狩中。遣霍去病討匈奴。至皋蘭。過居延。斬首大獲。昆邪王殺休屠王。將其衆五萬來降。獲其金人。帝以爲大神。列於甘泉宮。金人率長丈餘。不祭祀。但燒香禮拜而已。此吾國祭祀神鬼。以燒香爲禮之始。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。及開西域。遣張騫使大

夏還。傳其旁有身毒國。一名天竺。始聞有浮屠之教。

亦不足爲佛教入中國之證。

〔休屠王金人考〕（日本羽溪了諦）見史林第三卷第四號霍去病獲金人時。當元狩二年（西紀前一二二年）印度尙未有佛像之製作。

印度史上有名之阿育王時代（西紀前二七二至二三二年）所建佛陀伽耶之摩訶菩提寺。始有雕刻。至西紀前一二世紀製作之石垣石門。均無佛像。前者惟有佛座。後者只表佛足之形。緣其時學者。以爲佛之形像。神聖不可褻瀆也。其後至健陀羅

美術。始有佛像之製作。實當西紀後一二世紀頃。故知西紀前一世紀。無所謂金身佛像也。

佛教之入中國。蓋在西漢之末。東漢之初。

〔魏書釋老志〕哀帝元壽元年。博士弟子秦景憲。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。中土聞之。未之信了也。

世或謂東漢明帝永平十年。始得佛經。說亦未確。

〔釋氏稽古略〕佛教流通東土之始。永平七年。帝夢金人。長大。頂有白光。飛至殿庭。旦問羣臣。太學閭人傅毅奏曰。周昭王時。西域有佛出世。其形長一丈六尺。而黃金色。陛下所夢。將必是乎。博士王遵。推周書異記佐之。帝遂遣中郎蔡愔。博士秦景等十

八人使西域。求佛法。蔡愔等至天竺。隣境月氏國。遇攝摩騰。竺法蘭二人。奉佛經像來震旦。遂同東還。永平十年至京

〔魏書釋老志〕孝明帝夜夢金人。頂有白光。飛行殿庭。乃訪羣臣。傅毅始以佛對。帝遣郎中蔡愔。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。寫浮屠遺範。愔仍與沙門攝摩騰。竺法蘭東還洛陽。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。自此始也。

蓋蔡愔等永平十年始還。

〔佛教西來玄化應運略錄〕〔宋程輝〕永平七年正月十五日。明帝夢金人。遣王遵等十八人西訪佛法。永平十年丁卯十二月。回洛陽。

而楚王英在永平八年。已祠浮屠。

〔後漢書楚王英傳〕永平八年。英奉黃緞白紵贖罪。詔報曰。楚王誦黃老之微言。尚浮屠之仁祠。潔齋三月。與神爲誓。何嫌何疑。

當有悔吝。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。

足知佛法之來。決非始於愔等。惟譯經造寺。始此時耳。

《魏書釋老志》：「惜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。明帝令畫工圖佛像，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。經絨於蘭臺石室。惜之還也。以白馬負經而至。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闕西。摩騰法蘭咸卒於此寺。」

【高僧傳】（釋慧皎）撰摩騰本中天竺人。解大小乘經。冒涉流沙。至乎維呂。明帝甚加賞接。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。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。初絨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。竺法蘭亦中天竺人。既達雒陽。與騰同止。少時。便善漢言。情於西域獲經。卽爲翻譯。所謂十地斷結。佛本生。法海藏。佛本行。四十二章等五部。移都寇亂。四部失本。不傳江左。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。可二千餘言。漢地見存諸經。唯此爲始也。

攝竺東來。既受優遇。故月氏安息之高僧。接踵而至。

【高僧傳】安清。字世高。安息國太子也。諷持禪經。備盡其妙。遊方弘化。徧歷諸國。以漢桓之初。始到中夏。才悟機教。一聞能達。至止未久。卽通習華言。於是宣譯衆經。改梵爲漢。先後所出經論。凡三十九部。

釋道安經錄。安世高以漢桓帝建和二年。至靈帝建寧中。二十餘年。譯出凡三十餘部經。

支

釋道安經錄：安世高以漢桓帝建和二年，至靈帝建寧中，二十餘年譯出凡三十餘部經。

婁迦讖。亦直云支讖。月支人。漢靈帝時。遊於雒陽。以光和中平之間。傳譯梵文。出般若道行。般舟。首楞嚴等三經。竺沙門。亦漢靈時。賓道行。經來適雒陽。卽轉梵爲漢。乘文存質。深得經意。安支。安息國人。亦以漢靈之末。遊賣雒陽。以功號曰騎都尉。常以法事爲己任。漸解漢言。志宣經典。常與沙門講論道義。康僧會。康居人。世居天竺。其父因商賈。移於交趾。會

年十餘歲。二親並終。出家。篤志好學。明解三藏。支謙字恭明。月氏人。來遊漢境。桓靈之世。有支謙即支婁迦讖譯出衆經。有支亮字紀明。資學於謙。謙又受業於亮。博覽經籍。通六國語。謙以大教難行。而經多梵文。未盡翻譯。已妙善方言。乃收集衆本。譯爲漢語。

翻譯佛典。凡數百部。

〔開元釋教錄〕〔釋智昇〕後漢從明帝永平十年至獻帝延康元年。緇素一十二人。所出經律并新舊集失譯諸經總二百九十二部。三百九十五卷。

然漢魏之際。其教猶未盛行。雖桓帝祠浮圖。歷見史傳。

〔後漢書桓帝紀論〕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。

〔同上襄楷傳〕楷諫桓帝疏曰。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。此道清虛。貴尙無爲。好生惡殺。省慾去奢。成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。浮屠者不三宿桑下。不欲久生恩愛。精之至也。

〔釋氏稽古略〕桓帝永興二年。帝鑄黃金浮圖老子像。覆以百寶蓋。宮中身奉祠之。世人以金銀作佛像。自此而始也。其視佛教。殆與道家言相等。未能區別其異同。當時惟聽西域人出家。禁漢人效之。

〔高僧傳〕石虎時著作郎王度。稱漢明感夢。初傳其道。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。以奉其神。其漢人皆不得出家。魏承漢制。亦循前軌。